

豆豆

阿游

12月初，週二，二姐打我電話，說是四叔的大兒子往生了。在10月底回國參加校慶的時候，二姐告訴我，阿游哥已經病入膏肓，進入了ICU，她發微信給他，也沒有回復了。雖然對這一天的來臨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是，一想到正當壯年的他就這樣離去，還是非常惋惜。二姐與我得知噩耗的時候，便決定回國奔喪，送阿游最後一程。小時候，因為爸媽都在工作的緣故，無暇照顧這麼多小孩，二姐便寄居在鄉下三姑媽家。三姑媽家離四姨教書的學校就隔幾個村子，四叔是家裡的第一個大學生，大學畢業後留校在南京當老師，每年只能等到寒暑假的時候才能回家團圓。阿游的小名就是三姑媽起的，說是「游到南京找爸爸」的意思。因為四姨是小學老師的緣故，把兩個兒子教育得特別好，從小阿游與弟弟阿賈用時下流行的話就是「別人的孩子」。課餘，養兔子，上山割草給兔子吃，養雞養鴨，做家務是他們兄弟倆的「工作」，那個時候，爸爸的忘年交王其開了一家編製竹製品的外銷工廠，每到週末或節假日，還在上小學的阿游就會騎著自行車來到石獅來領取竹籃子，鐵刷，回家刷去煙熏的竹製品的顏色，以補貼家用。工廠裡的人總是誇獎這個才十來歲的孩子非常懂事。阿游是在讀高中的時候轉學來石光中學的，一個在鄉下讀小學與初中的孩子卻在高中的一系列競賽的時候得獎了，那個時候，四叔調來華僑大學任教了，阿游高中畢業後考上了華僑大學，是我們十四個堂兄妹中的第一個大學生。大學畢業時，阿游也因為優秀的原因留校當了大學老師，娶了青梅竹馬的小夥伴

為妻。後來回到家鄉石獅當公務員。官場險惡，一介書生，終歸離場，卻也因此劫難之後步入商場。在我身旁，很少有人能得到眾人交口稱讚的人，阿游便是一個。他的弟弟阿賈說或許這一世他來到人間，就是為了責任而來，阿游把他與妻子雙方的四位老人照顧了之後，責任完成了就回去了。辦喪事那幾天，我從跟著他們三十幾年的保姆，從他原來的同事，從其他堂兄，親戚口中得知一個全方位的阿游。在治病的五年間，他可以無師自通彈得一手鋼琴，又畫得一幅好畫。看到保姆手機裡保存的阿游畫作的照片，再看看阿游的遺照，竟然與彌勒佛有幾分神似。茶桌上擺放的紫砂茶具以及茶寵，對我來說是那麼熟悉，與我的愛好一模一樣，我是文科生，阿游卻是理科生，感性與理性的相通只能以血緣遺傳基因愛好來理解了。就如每次我看到外甥女阿登發的朋友圈，我總會來一句「親生的」評論語。曾經那些年的坎坷，讓我與這些血親幾乎斷了聯繫。距離上一次見到這些親戚，是四叔往生的時候，也是在那一次，才有了阿賈的微信，阿賈的女兒們與我的女兒們有了聯絡。而我一直以為還來日方長，我一定會在我揚眉吐氣的時候再與故鄉的親人們聯絡，喪禮上，我卻發現機會已經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幾年間，我已經失去了兩個堂哥，多聯繫是我與阿賈的約定。一個人的離世要經歷三個階段：肉體離開，喪禮結束，親友遺忘。相信阿游還會在親友中留下很長一段時間，因為他的孝順，親善，友好給活著的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12/30/2024)

黃小梅

可愛的詩詞班

活到老，學到老。沒想到，在我的生涯裡，竟然有幸成了泉州老年大學詩詞班的一名列學員。班裡的龔老師才華橫溢，與同學們亦師亦友；陳班主任性格溫柔，讓我們如沐春風；同學們才濟濟，互助友愛。共同的愛好，讓我們匯聚在詩詞楹聯的天地裡，譜寫著我們可愛詩詞班的一曲讚歌。龔老師是2024年9月份才到我們詩詞班任教的，記得開學的第二節課，下著傾盆大雨，龔老師到教室時，身上的衣服大部分濕透了，但他毫不在乎，依然拿起筆，為我們板書，講解楹聯知識。陳班主任馬上到辦公室拿了一把電風扇，抓著龔老師衣服的一角，站在龔老師的背後，幫他吹乾衣服，空調之下教室裡有些冷，同學們紛紛叫著先停課，把衣服吹乾再教學，小心著涼，但龔老師堅持不肯，就這樣，龔老師一邊講課，陳班主任一邊幫他吹乾衣服。坐在第一排的魏玉鳳同學，則適時地上前抓起海綿擦，把講解過的板書及時擦乾淨。有道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這裡，我不僅看到了龔老師的敬業和擔當，還看到了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心和呵護，我頻頻回頭，從同學們的眼眸裡，捕捉到了一種發自內心的感動，那種全神貫注的神態，讓我怦然心動，急忙收回視線，投入到龔老師的楹聯世界裡。都說詩詞是文學皇冠上的珍珠，而做好楹聯，對律詩對仗的成敗，有著不可小覷的關鍵作用。於是，龔老師的教學計劃，首先切入楹聯世界，讓我們從煉字開始，在「出句」與「對句」的練習中，從一個字到一句話，再到附加題，層層推進。我們詩詞班的同學，有相當一部分以為在老年大學上課，只是朗誦和欣賞詩詞。沒想到老師還佈置了作業，而且是如天書一樣的對句，陣陣手忙腳亂之後，有基礎的同學迅速上交作業，個別同學趕鴨子上架，首次上交作業寥寥無幾，全對者屈指可數。龔老師把同學們的答題，個個拿出來分解，正確的大家投以羨慕的目光，錯誤的大家紛紛提出更改意見，群情亢奮，課堂學習氛圍空前高漲。第二次作業佈置下來後，上交作業的同學明顯增多，正確率也明顯提升。第三次作業在第二次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我們的課堂總是充滿著疑問聲和笑聲，其樂融融。同學們居然主動提出讓龔

老師再出題，這種學習熱情，是我沒想到的。我不禁暗暗開心起來，這種學習態度是會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而我，最愛這種學習精神，也就更加精神抖擻起來了。多次對句練習後，龔老師帶著我們開始創作自撰聯，他循序漸進，步步深入，同學們的自撰聯如嬰兒蹣跚學步，亦步亦趨，龔老師一絲不苟地幫我們引導指正，並鼓勵同學們努力創作，以優秀的作品，加入市、省楹聯學會，擴大視野。短短一學期下來，我們班以作品加入市楹聯學會3人，省楹聯學會1人。這樣好的成績，除了同學們自身的努力，與龔老師的教學和為人處世是密不可分的，它極大地鼓舞了同學們的學習熱情。我想，下個學期，我們詩詞班將會迎來更多更好的成績，同學們定能走上更廣闊的天地！時光荏苒，我們迎來了學期的最後一節課，由於很多同學是乘坐學校公家車專線上下學，時間緊，同學之間大都名字和人對不上號，我們班便倡議來個座談會，大家互相介紹自己，並報名或即興才藝展示。提議一出來，同學們熱情高漲，龔老師特意發揮他的特長，用毛筆書寫「福」字和名人詩詞，作為才藝展示同學的獎品；龔老師還帶了煮茶器和陳年鐵茶，施建友同學主動帶了大功率電源插排，幫忙轉接煮茶器；鄭玉治同學主動報名負責拍照，黃小玲同學說她的手機像素高，可用來拍照，她倆商量配合操作；我提前40分鐘到學校，沒想到龔老師和幾位同學已先到達，我帶了拍照的三角架，同學們各自帶了零食。這一天，大家都提前來到班級，迅速把課桌椅排出「同」字框。在同學們的自我介紹中，我們詩詞班可謂人才濟濟，各行各業數不勝數，驚喜聲此起彼伏，大家通過介紹，彼此有了些朦朧的印象，距離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才藝展示依次上演，傳孫國與魏玉鳳合唱，瀟灑灑灑。莊玲玲老師吟唱《沁春春·雪》，並即時書寫、吟唱座談會的歡樂現場，那一襲深藍色外加灰色鑲邊的長袍，一條鮮艷的紅圍巾，一雙黑色高跟鞋襯著她那嬌小玲瓏的身姿，那字正腔圓又富有特色的吟唱，引得了陣陣掌聲。黃小玲一襲白衣，與傳孫國的黑衣，則成鮮明的映照，他倆的太極表演出神入化，那一招一式盡顯剛柔並濟與嫺熟……快樂的時光，總是抱怨時間的短暫，這次的座談會，是我們這學期的最後一課，也為我們新學期的到來種下快樂的種子，哦，可愛的詩詞班，明年裡，我們又有多少收穫呢？

本論壇投稿郵箱: siongpoforum@gmail.com

邵建國

故鄉何處

我來北京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了，但也常常思念千里之外的故鄉，猶如花樹，移至他鄉總是希望能夠開花結果。這些年也算開出了幾朵不起眼的小花，但我總覺得樹根仍然還紮在很深的故鄉。臨沂，一提起這個地方我內心就湧動著一股暖流，許多人都喜歡誇自己家鄉的，這種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不過我倒是覺得：只要是好的東西，好的地方，不必誇大其詞，額外添枝加葉，最淳樸的感情，最實事求是的評價，是赤子之心的本分。拿我的故鄉臨沂來說，有一說一有說二也就可以使人由衷讚賞的了。我並非故意美化我們那地方祖輩的榮耀，但琅琊古郡先賢之盛是沒法迴避的。自漢末至魏晉之間，我的故鄉一帶為避戰亂出現了或傾家獨占的「南下朝」。舉其中最著名者，有琅琊郡（今臨沂下屬的沂南縣）的諸葛亮，亮十三歲時隨叔父南下荊襄，「功耕於南陽」，二十六歲時輔佐劉備入川建立西蜀政權，成當三足鼎立之勢，隨後的「南下幹部」是晉之王羲之，重任於偏安江南的東晉政權，並以汲故鼎新之，成為卓立華夏的「書聖」雖身居居稽（今浙江紹興一帶），卻時時不忘江北舊郡：「吾乃琅琊臨沂人也。」稍後又有南朝齊之著名詩人臨沂人顏延之，與謝靈運齊名，世稱「顏謝」。再後更有臨沂人顏之推，先在南朝梁，梁王后歸北齊，最擅長的是散文，所著《顏氏家訓》，至今仍在流傳。自公元二世紀末至六世紀中，三百多年中南下的臨沂人中不乏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頂尖的書法家、開創性的詩人和散文家。如果那時便有這個協會那個學會的話，臨沂籍先賢當無愧為領軍人物，應該是絕不虛譽，是吧？到了近代，臨沂這片哺育英才的沃土又成為紅色革命的根據地。抗戰爆發後，黨中央為了開發山東，由羅榮桓、陳光、尚華等率領115師的一部分主力，經魯西南來到臨沂，面對日偽強敵，連戰皆捷，使臨沂一時成為山東抗戰的首府，甚具影響力的重大事件是：抗戰勝利前夕的1944年，山東黨、政、軍領導機構在臨沂大張旗鼓地召開了山東全省的戰鬥英雄大會。後來成為烈士的山東特等戰鬥英雄任常倫同志在大會上作了振奮人心的講話，他後來在一次與日寇的惡戰中，身中數彈壯烈犧牲，據說在膠東棲霞英靈山上有他的全身的持槍銅像，在兩廣之間原四十一集團軍軍部大院中也有他的塑像，可惜我都沒有機會親眼看到英雄的形象，但我確知的是：在國家頒布的全國解放前的中華民族百名傑出人物中，就有英雄任常倫，而在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的前後，我回鄉探親，在紀念館中，我終於還是看到了英雄當年在大会上講話的英姿。

我故鄉這片被烈士鮮血浸染的紅色土地又成為紅色革命的根據地。抗戰爆發後，黨中央為了開發山東，由羅榮桓、陳光、尚華等率領115師的一部分主力，經魯西南來到臨沂，面對日偽強敵，連戰皆捷，使臨沂一時成為山東抗戰的首府，甚具影響力的重大事件是：抗戰勝利前夕的1944年，山東黨、政、軍領導機構在臨沂大張旗鼓地召開了山東全省的戰鬥英雄大會。後來成為烈士的山東特等戰鬥英雄任常倫同志在大會上作了振奮人心的講話，他後來在一次與日寇的惡戰中，身中數彈壯烈犧牲，據說在膠東棲霞英靈山上有他的全身的持槍銅像，在兩廣之間原四十一集團軍軍部大院中也有他的塑像，可惜我都沒有機會親眼看到英雄的形象，但我確知的是：在國家頒布的全國解放前的中華民族百名傑出人物中，就有英雄任常倫，而在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的前後，我回鄉探親，在紀念館中，我終於還是看到了英雄當年在大会上講話的英姿。我故鄉這片被烈士鮮血浸染的紅色土地

謝如意

東溪村溪堤光伏走廊，我久無來了，今又來。早就聽鄉親說了，溪底堤旁邊要建個可供人們種瓜豆的竹架長廊，今天眼見為實了。長廊比光伏走廊短一些，廊下有田野中的圳溝一條，溝中流水淙淙作響，輕靈悅耳。溝兩邊沿上雖如鋪鐵軌一般，但是間隔一段距離才橫跨一塊預制的水泥板，人們可以在它們上面走路。不過，大概以中青年人去走為穩當。倘若老人去走，不慎跌落溝中不好；若是頑皮小孩去走，在那種「三腳花，兩腳跳」的行路中，也很有可能跌下溝中，恐怕不安全吧。長廊一人多高，廊頂下部兩邊都有大竹平行豎布列，再加橫竹其上，然後再加豎的四根大竹於最上壓頂，只是架上大概要覆蓋兩棚今未落實而已。看著廊的下部兩邊間隔一段就各有兩

久無來今又來

很大竹插入田中做柱子支撐，有的還在最下部用水泥加固，令人覺得較有安全感。但是，那些只是插入田中的竹子，不知可以用多久才腐爛。在其將近腐爛的時節，一定得提早察覺及時加固以策安全囉。太陽落山了吧，眼前有些暗色的溪水慢悠悠地流動著，彷彿對著溪邊的婆娑楊柳依依也有幾分纏綿似的。莫說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吧，還是相信人間有似水柔情的喔。當以後長廊建成投入使用後，架上滿棚瓜果定是另一種豐收景象喜人，給曾經遭受破壞而蕭條冷落的農耕家鄉回喚一點農者清歡，該是值得我們珍惜的喔。久無來。今又來。獨坐石椅嗎字好像自冷落，其實來往廊上有好多人友好惠問候溫暖，自己的思路也決不偷閒和散亂偶爾幾聲歸林鳥的叫聲，就把我送往傍晚歸家的路上了。

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東溪村溪堤光伏走廊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